

商界现形记

云间天贻生 著

第一回

碧玉楼周子言摆酒 青莲阁何少鹤开灯

俺这里上海，商界上有一个名声溥溥的商人，姓周，表字儿叫什么子言。但不知道可是夫子的“子”，言语的“言”。这样儿的两个字吗，就不过声音终算相近了，字面却不讲究哩！据说是宁波人，然而瞧他的行为吐属，却没有一点儿宁波人的调调儿，说起话来，好一口上海官话。怎样叫做上海官话呢？其实叫做书的也形容不来，说不出其中的所以然。

吾这部《商界现形记》，编的却是上海官话。因此，这周子言的状态，倒是活跳的，在吾这部书里头，很有画里真真呼之欲出的光景。周子言，排行第三，一般要好朋友，叫他三兄、三弟；也有顶知己的，直叫他老三、阿三哩；一般婊子、姐儿们，都称他三少、三少的；伺候他的小么儿们，就尊做他三爷、三爷哩。这周三即是个名声儿溥溥的商人，他做的是那一门子的商业呀？这倒指点不来，只为他的行业忒多了。综而言之，只消有钱赚，他就做，那怕上万银子的大宗儿，他也挤得上去，拿得出来。他也没有什么招牌、字号。烟间、堂子，这两种去处，就是他办事的所在。如今烟间是没有了，他便另外创出一个局面来，就在新马路荣华里，租了一所双开间，一侧厢的石库门房屋。

记得这所房屋，是荣华里第二街，第七个石库门，门牌里“行”字第七百九十五号。赁了好些的红木器具，外国家伙，那个场面，非凡之开阔，楼上楼下，装了二三十盏纱罩自来火。头里，原想打起个公馆牌子，继而一想，里面没得家眷，不配叫做公馆，（公馆，乃寓公之行馆也。岂有配而不配者乎？于斯足徵，上海公馆之门类，所包者广，所容者滥，更有妓女之别派，卖淫之新样者，亦有以公馆代艳帜，呜呼公馆！）若是不要保险呢，倒也罢了，胡乱做一块周公馆的牌子，挂起来，人家瞧了岂不体面得多哩！但是，即想狠狠地保他一万八千银子的险，招了保险行家的疑心，那时节烧掉了，吃他们多一句话就乏味了，倒不如做一块公司牌子，挂起来也很体面。想来想去，想不出算做甚么样的公司，才配呢？整整地想了三日三夜，没有想的妥当。忽然间吃他想出一个人来了，道：“找王文林王老八，同他商量去，他很有点儿才情，一定想得出一个绝好的名字来。”于是坐了橡皮轮，三环挡的包车，吩咐车夫江北阿三，飞也似的拖到爱儿近路长春里，王文林家里。

恰好那王文林没有出去，正在房里，抽鸦片烟过瘾。他俩原是一路上志同道合的知己朋友，所以周子言周三，一跑直跑上楼去，一迭连声的喊着：“王老八，王老八。”正想冲进房去，只听一缕娇滴滴的声音，急急道：“慢点儿呀，慢点儿呀！”那周三只得站住了，笑说道：“大白天里，做什么仔细，麝香和鸽子的悔气。”（活画和调朋友。）接着，只听得马桶盖响。（奇文怎地想出来！）过了十秒钟，又听得老枪的声音，（沪谚：抽鸦片烟有大瘾者，谓之老枪。烟瘾即深，声浪亦变，并非作者故意形容，端的有此现状。）道：“老三吗？进来吧。”

周三便嬉皮涎脸的一脚跨进房去。只见那王文林王老八的姘妇，叫什么黑牡丹，（绰号）莘庄（地名）老大的，弯着腰，凑着面汤台上洗手，回顾头来，对那周三微微一笑。（神来之笔，幻化之文。）周三也堆着一脸子的笑道：“我认识你们一对儿，干怎样的精致勾当嘎，这点点儿的正经，就是我跳了进来也不要紧呀！我又没有转弯的眼珠。”王八道：“别这么假不颠的，他同你却客客气气，规规矩矩，你终是这么着的一种调调儿，算那么的一出嘎？”那黑牡丹接过来道：“你别这么着轻狂，我又不和你玩。今儿给你一个信息儿，你还是这么的调调儿，我少不得要不耐烦哩！老大的巴掌，你可吃得住？”说着又格格地笑个不住。（活画荡妇神情）那周三，脖子一缩，舌尖儿一伸，做出怪样的神情来，却没言语，只好怪笑，便向烟榻上躺去。王八道：“别胡闹了，你老早的跑来，做什么呢？”周三道：“这时际已三点钟敲过了，还说老早吗？你的鸦片烟，端的抽得忒糊涂了，我不是一样要抽一两开外的膏子，瘾也不小了。然而抽烟的时际抽烟，做事体的时际尽做事体，不作兴因为抽鸦片烟，耽误了正经事体，就是早上，也不作兴尽躺着。吃中饭的时际，终归起身了的。”

这个当儿，那黑牡丹洗手已罢，拿了一支帽子牌香烟，装着那个金镶蜜蜡，香烟咬

子里头，凑到烟灯上吃着了，送到周三的嘴里。周三对着黑牡丹瞟了一瞟，也不动手来接，就把嘴接来，衔着那香烟吸哩。黑牡丹就趁势坐下。王八视为寻常，不去理他两个，也不计较他两个忒煞亲热似的。（王八王八，名不虚传。虽然还轮他不到做王八，何也？盖姘妇也，非正妻也。）听说三点钟已敲过了，忙拿表来一看道：“果然三点一刻了。孙实夫、孙老九，约着我点半钟，在海南春呢！”说着，对黑牡丹道：“你真真靠不住，昨天晚上我怎样交代你，我今儿有要紧事体，三点钟就要出去的，极迟一点钟叫我起来呢，你仍是不叫的，误事误事。”黑牡丹直跳起来道：“咦，咦咦……，你自己尽挺着尸，叫了你两三次，倒惹你动起肝火来了，这时际又怨着我不叫你，你到底要怎样呢？你说不欢喜和我做一块儿，你尽说就是了，何苦来做这么的乔张致呢？你是很漂亮的王孙公子嘎，我原是乡里人，不配你，……。”说着眼圈儿一红，哭起亲爷娘来。（妙文妙文，情景宛然，一个泼浪妇人，在纸上儿，直跳出来。）周三忙解劝道：“别闹、别闹。八哥端的说的不在行，（说话也有在行不在行的，奇文、奇文。）好妹妹，别哭、别哭。”说着，又忙向袖儿内探出喷香触鼻的洋丝巾来，替黑牡丹揩抹眼泪。谁见来有眼泪呀？（得神）王八噘着嘴，一声儿不言语，瞧他的神气，很在那里懊悔失言似的。周三又出主意道：“八哥，你招惹的好妹妹生气了。既然有正经事体，去吧去吧。”王八一想，横里番菜馆，陪也可以过瘾的。更穿了马褂，对周三道：“既这么着，失陪了。”（谁要你陪，是有他陪呢？）周三又同王八咬了一句耳朵，王八点点头去了。

周三瞧王八已去，便笑着道：“你如今心上到底怎样？”黑牡丹道：“问你呀？”（只三字，所包殊广。）周三道：“我吗，单单不能彀，拿肚子破开，把这心儿、肺儿一古脑儿抠出来，给你好妹妹瞧瞧呢！我同你好妹妹说几句心底里的闲话罢。”黑牡丹在玻璃橱内，取出一只紫铜盒来，笑微微地道：“你心底里到底怎样？端的谁见来嘎！心头、口头合得上合不上，也只有你一个儿知道。你瞧着我待你的情份儿，差也不差？这一盒膏子，我亲自坐了东洋车，到虹口广东街天昌祥去挑的头号公烟，这是装现成的盒儿，十块洋钱一盒，不过三两膏子呢！如今的鸦片烟，端的忒贵了。你去想罢，我手里又没多的钱，好容易凑成了十块洋钱，瞒了那讨厌的王八，（其实讨厌，曾几何时？便是讨厌的周三哩。）去挑这膏子来请你。”那周三听了黑牡丹的这般言语，不知要哪么着才过得去，（我见犹怜，何况老奴。）着实感激一番。于是对躺着，手里烧烟，嘴里却娓娓的说道：“不瞒你好妹妹说，我周三今年二十五岁了，相与过的姊姊妹妹们，也差不多十来个了，哪一个是真心真意的痛我哇？无非是贪图我几个钱罢哩！想罢，她们既然是贪图我的钱，因此假意儿同我要好，不是说句粗话，一块儿睡着，没口子的肉麻，心肝宝贝，乱喊乱嚷，猜她们的心上，何当是肉麻着我这个人嘎，就不过肉麻着我的钱哇！她乱喊乱嚷了一大堆的肉麻，我就去了一大堆钱。想穿了，还有什么情儿趣吗？（的的是见道之言，其言虽鄙，其理实深，一般少年，猛省猛省。）只有你好姐姐却不同了，想

当日，好姐姐，从莘庄到上海来，耽搁在鹿鸣旅馆……

“听着王八的海外奇谈，乱说着，他老子是做过抚台的，伯伯、叔叔、哥儿、弟兄，都是秀才、举人、进士、翰林。家里怎样的富贵，那么的势派，自己也是举人，捐着知州，加了盐运使衔，蓝顶花翎，道台衙门，犹如自己家里的一般，随便跑出跑进，那怕苏州去三大宪衙门，也三不两时的跑来跑去。谁不知道，我们上海姓王的原是大乡绅，然而也没曾做过抚台。好姐姐哪里知道其中的细微曲折。打听打听这儿果然有姓王的大乡绅，自然信以为真了，这样的阔老不相与，还想相与谁呢？不过好姊姊没想到这一层，他既然是本地乡绅，为什么要住在旅馆里呢？”

黑牡丹道：“头里不知怎样，竟糊涂到这种地步，光景是少欺了他，这几个月的孽债，索性同你说了罢。那一天和你有了话儿之后，我虽然同那讨厌的王八，没有离开，还是一答儿过日子，其实底里，不要说白天里了，就是睡了，竟然请他看一件好东西哩！”周三道：“甚么好东西呀？可肯也给我看一看。”黑牡丹笑道：“不肯不肯，你要看这好东西，还须好好的修上一千年，敲穿了五千四十八个木鱼，只怕未必有得看呢！”周三拧了黑牡丹一把道：“我直是这样的薄福。老实说，你好姊姊的好东西，也赏鉴过了，端的人间少有，天上无双，色香味三者足备。”说着这里，黑牡丹捧着脸道：“你真的不要脸的，说出这话来哩，你若是要看我的好东西也容易，只是看了别悔！”周三道：“不悔不悔。”黑牡丹便笑着，翻转身去道：“看罢，请你一夜到天明看我的头发团，你说趣味儿浓吗？情致儿趣吗？”（此确是妇人的顶门拳，大凡男子最怕是这一来。）周三哈哈地笑道：“原来是这个好东西！那是不要看，不要看。好姐姐，若是要给这个好东西我看看时，我宁可死了，倒还爽快得好多着呢！”黑牡丹翻过身来笑道：“你要看呀，就给你看哩，你说不悔的呀，怎地急到这等地位，直说情愿死的呢？”周三叹了一口气道：“……嗳！如今我的心都碎了，你待我的好处，比爷娘还要加上一百倍。（奇语：浪荡儿都有此设想，大凡男子，对待妻妾之心，对待父母，可谓孝子矣！况情妇哉！）不要说别的，就是我那老婆，我也试穿了，也不是真心的爱我；其实也不过爱我的钱吧！你真真的爱我的人哩，可想好姐姐的心坎儿上只有我了，所以不理八哥哩。虽是一枕儿睡着，老实不理他了，拿背去对待他哩！至于说到看这头发团，端的死得人的何以了。方才说我的老婆也不是真心爱我呢，但不过也是爱我的钱罢哩。你可知道，我那老婆问我要钱了，他便什么都肯，乔张乔致，活笑煞人。（有趣。）譬如她要多少钱，立刻拿出多少钱来给她，她便比着婊子还浪。（算这周三的老婆晦气。）若是没给她时，端整看头发团吧。而且我那老婆不光是这一门儿哩，还有个浇头哩。”黑牡丹诧异道：“什么说？还有怎样的浇头呢？”周三道：“这个浇头益发的使人死不得，活不得哩！真真使人闷死、气死，然而又觉得好笑。既是预备着请我看头发团了，一定是衫儿裤儿穿得齐齐整整，有棱有角；最狠的是那根裤带儿，至少结了五七个死结。”（发松。）黑

牡丹听了，笑道：“我认识怎么样的浇头哩，原来这个，却是一定的道理。”说到这里，不知怎地他俩没声息了，好一顿工夫，不知怎地，那妆台上，瓶儿内，插着的一枝什么花儿，无端的花瓣儿散了一台。（奇文，妙想，有小说以来未有此种笔墨，《红楼梦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金瓶梅》，无此笔墨，即《聊斋志异》也无此种好笔墨。《伏狐》等篇，我嫌言淫秽矣！）于是又听得他俩说话了，而且他俩说起话来，又变了个声浪，仿佛很没气力似的。（妙极妙极，叹为观止。）那黑牡丹道：“我决计同那讨厌的王八要离开了，就在这三天之内了。我已看准了三星里的房屋了，你快去租了。”周三道：“我也顾不得朋友的面子了，（交友者听着。）马上去付定洋就是了。”说罢，又抽了一阵鸦片烟，其实已是张灯时分了。周三便道：“明儿我三星里去了，再来给你信吧。”黑牡丹道：“多早晚可以来呢？”周三想了一想道：“光景三点钟，可以来了。”黑牡丹道：“索性五点钟，小花园吃茶吧。”周三连连答应道：“很好很好，我正想小花园去喝茶，苦的没一点儿暇。明儿那么有得小花园去喝茶哩，还须瞧瞧那个书画会呢，不知道可有名家的书画在里头吗？”黑牡丹又仔细叮咛了一阵，始放周三出去。吾且慢说。

且说那周三，出了长春里，坐上包车，江北阿三问到哪里去。周三道：“群玉坊，群玉坊。快点儿，快点儿。”江北阿三答应一声，如飞而去。须臾已到，宝善街群玉坊口，周三便跳下车来，一溜烟，溜进第五家碧玉楼谢秋云房里，一迭连声地叫道：“拿请客票来，拿请客票来！喊个双台下去，扒翅扒翅，快点快点。”（风头出足，谨防节上。）房间里的阿金姐，连忙堆上笑来道：“周三少，噢！要照应先生哉。”赶忙端着笔墨砚台，请客票、局票等项。周三便提起笔来，横七竖八的乱画了一阵。墨汁淋漓，染了阿金姐一手。阿金姐道：“水弄得多哉，倪手浪才是勒浪哉。”周三笑道：“越多越多呀！”阿金姐瞟了周三一眼，笑了一笑，自去交给相帮的，按着开载的住址，一张一张的请去。阿金姐又忙着替周三烧鸦片烟，周三便对面躺下，四面一瞧，说道：“秋云呢？”阿金姐道：“堂唱去哉，就要来格。”于是抽烟胡闹了一阵，那相帮回报道：“海南春请客，说晓得哉！青莲阁请客，说就来。其余通通勿来浪。”周三点点头道：“什么说，其余通通没有请到呢？那么不得了，连我自己只有四个人，哪里可以吃双台呢？”（有点滑气露出来了）阿金姐道：“喊野喊子下去哉，前趟朱七少，独个子吃双台得来，四个人那哼说吃勿来双台呢！并且作兴还有朋友来呢。”周三道：“那朱七是天字第一号的瘟生呀！说他做甚？我是有老规矩的，八个人吃一台，九个人吃双台。别人家九个、十个挤着一个台面上，脸都不要的，我却做不来。这几个人要我吃双台，这么的瘟，我也不肯。”阿金姐道：“停儿朋友到齐了，再说吧！”（含糊得妙，实已看透周三居心。）

接着，王八到来，道：“孙直夫说，同你没有叙过，他所以不肯来应酬。”周三听到这一句，从烟榻上直跳起来道：“不肯来吗？阿金姐，快快下去退了，今儿不请客了，一台也不要了。”（如见其肺肝然。）阿金姐冲口而出道：“格末三少哉！……”。底下还

没说出甚样话来，王八忙抢过来道：“别慌别慌，还有话呢！如今直夫，翻到小琅环眉影楼那里去了，你先去应酬了他的台面，他便翻过来，应酬你这儿的台面，你若安心要同他拉拢，这倒不好应酬，他们老官脾气，须要别人先走上去才是道理。他那里双双台哩，台面上邀几位过来，只怕一台还不够呢？”阿金姐忙接说道：“本底子，倪搭双台来浪呀！”（阿金姐看看描头吧，还是让他少吃一台的好，担子儿轻些呢。）王八道：“这么着好极了，去吧。”周三也自高兴，吩咐阿金姐道：“倘使陈少鹤陈大少来时，叫他不要走，我就来的。”说罢，同王八一路去了。

须臾陈大到来，阿金姐一看道：“咦！原来是耐该位陈大少，我认识陆搭个陈大少来、……阿咦！……耐戴格啥人格孝呀？”陈大道：“你瞧呢？头发留得这么两三寸长，终是老太爷故世哩。”阿金姐道：“嘎！老太爷死脱哉，恭喜耐陈大少爷，贺喜陈大少爷。”（奇谈奇谈）陈大笑道：“你到说得诧异的狠，人家死脱了爷娘，哪里有什么恭喜哩，贺喜哩！如今老太爷故世了，我却苦哩！当铺里头、公司里头，事情儿乱糟糟的，一天到晚没一点儿空暇，都要自己去经管，经管真真麻烦死人了，连这抽大烟都没工夫。”阿金姐道：“倪秋云先生人品也好，曲子也好，应酬工夫也是一等，身体么要算顶干净哉！该一节已经半节把哉，还勿曾留过一户客人来，耐陈大少自家去想吧，阿是比公子公馆里格奶奶还要干净点啲。请耐陈大少爷照应照应，故歇来浪，出堂唱就要居快哉，耐陈大少爷，一定中意格。”说着，伏在窗盘上，喊道：“阿德保，去催一声先生，说屋里有台面来浪。该号堂唱出俚做啥，直是坐来浪，勿来故哉。”陈大道：“出谁的堂唱？瞧光景，客人不很灵吗！”阿金姐道：“勿要说起，耐野同过台面路，格格歪头阿魏，搭了阿四宝，有子牵丝末，缠勿清爽哉。格格阿魏，刮痧铜钱，野摸勿出一个来浪，搭俚捎啥嘎。”陈大道：“嘎，原来是他旧年年底边吃别人告了一状，新衙门里吃过官司的。”阿金姐道：“原是呀，嘎！好磁。听说格格歪头阿魏，旧年浪衙门里吃官司，直是实梗……拍尺，……拍尺！……耐阿晓得，阿有介事嘎。”陈大道：“那说没有哇！不但是一荡，直两荡呢！头里是百响，第二荡是双百寿哩。”阿金姐摇头道：“阿四宝真真昏杀来浪哉？该号人搭俚捎啥嘎，真真坏名气格。”说着装了一口鸦片烟，送到陈大的嘴边，陈大便抽了。

阿金姐又道：“耐故歇做青莲阁来浪，阿对景佬。”陈大蓦然道：“没有做青莲阁呀！”阿金姐道：“格末刚刚，格请客票浪，写来浪格，广福里青莲阁，耐咦要瞞倪啥嘎。”陈大笑道：“你弄错了，这青莲阁是我们抽大烟的总会呀！如今，烟馆都禁绝，我们生意场中做买卖，向来是烟馆里做总会的，如今只好借了一所房屋做个小总会，抽烟摸牌，叙叙朋友，人家大抵是公司的，我那里是我独分的，不知己的朋友，也不许进来，所以很清静。这青莲阁，是我那总会的多子呀，我向来在四马路、青莲阁开灯过瘾的，因此也不高兴另外取个名字了，就拿这三个字写来贴了。譬如请客叫局，就有弄处

了。那里倒很舒服，你明儿来瞧瞧，收拾得还好吗。”阿金姐道：“来浪广福里呀，阿是李传红住格，格格地方佬。”陈大道：“一点不错，就是李传红的底子哇。”阿金姐道：“就是归搭格是倪熟得热格倪要来格。”这当儿，谢秋云堂唱回来。第一回毕。

第二回

巨商阔少一诺千金 冶业娼条深情蜜意

却说陈少鹤陈大在群玉坊碧玉楼家，同房间里的骚大姐阿金姐刚谈得兴头，恰好碧玉楼谢秋云出堂唱回来。陈大连忙瞧看时，却是长长的身材，胖胖的脸儿，打量她年事，大约有二十左右。阿金姐道：“该位就是倪搭耐常常说起格陈大少磁。”秋云也莫明其故，但顺着阿金姐的口气闹热了一阵（绝倒）道：“阿是陈大少搭倪吃双台嘎。”阿金姐哈哈笑道：“倪格先生末该节刚刚出来，一点点关子才勿懂得来，陈大少末明早搭倪吃双双台，今早末周三少格台面停歇歇，陈大少末叫耐格本堂局，只怕陈大少高兴起来，就此连两场和，也勿晓得个耐做子陈大少末要破例哉！倪看得煞耐来浪。”说着又对陈大道：“大凡客人同先生笃落个相好，定规注定来浪格，前世里就有缘份来海格，耐试倪一句话来浪俚做子半节把格生意，倒说五、六十户客人，一个也转俚勿动个念头，阿要笑话嘎，俚竟勿是来浪吃该碗饭哉，竟是收子清节堂哉！”（阿金姐伶牙利齿，狐媚惑人。陈少鹤安不坠入玄中？阿金姐虽是灵利，然作事蛮干，后来吃亏，都是自己弄错，哑巴吃苦瓜，没处申说，亦极可怜。）这当儿的陈少鹤陈大已心花怒放，喜气洋洋，涎着脸道：“我双双台都肯吃，就是四双台、八双台、八八双台也肯吃，只怕先生不要。”秋云忽地直滚到陈大怀里道：“阿是耐说格，倪勿要耐吃格。”（活画出一个滥污婊子来）阿金姐笑道：“陈大少耐阿，相信来停歇歇，格格本堂局，阿好意思说勿叫来。”陈大没口子的答应道：“叫，叫叫，叫，叫叫叫，一定叫。”秋云道：“格末酒呢？”陈大又道：“吃，吃吃，吃，吃吃吃，一定吃。不过酒是喝的，吃了酒，那是不过去的。”秋云道：“舍格勿过去，你勿懂格，耐倒说说看。”陈大道：“酒字底下也没第二个字呢。”阿金姐道：“放心放心，包来我身浪末哉！”陈大笑道：“先生不肯吗？横竖有你打底呀！”秋云羞着陈大的脸道：“勿要耐格面孔极得来，耐勿要勿放心，耐明早搭你吃酒，阿要今夜头就住来里，难终放心哉！格格八八双台，弗怕耐少一台嘎。”阿金姐拍手大笑道：“那哼那哼，我原说缘份注定来浪格，阿有舍强格佬，先留，耐阿大少住夜

哉！难是无啥说头哉。让我算，八八双台是几化台面嘎？八八六十四，再加一倍，两个六十四，是二六一十二，二四得八，一百二十八台酒，五百十二块洋钱下脚，一千二百八十块洋钱菜钱，共总是一千七百九十二块洋钱，勿多磁，二千洋钱也勿满磁！”陈大道：“连住夜，二千洋钱，二百零八块下脚，也可以了。”秋云道：“拿得来二千洋钱？”陈大道：“嘎，我倒定规要做做慧徒哩！”说着，在小皮包里找出两张一千元汇丰银行钞票来，向烟盘里一放道：“拿去。”秋云一看当真的做出来，心上又是欢喜，又是发愣。

这个当儿，只听得底下相帮的喊一声：“阿金姐，三少来！”阿金姐一听周三来了，便拿两张钞票向衣袋里一塞，对秋云丢了一眼，秋云便在陈大的身上趴下来，陈大也只装着抽鸦片烟。周三已兴匆匆的一路嚷进来道：“台面摆起来，台面摆起来！”秋云道：“耐来浪陆搭用酒，啥勿来叫。”周三道：“不要罗苏，快拿请客票，局票来写。”那陈大笑道：“老三，风头建得狠哩。”周三便道：“咦——咦！陈老大，陈老大，失照，失照，得罪，得罪。先拿请客票来。”陈大撇了一撇嘴，道：“怎地麻乱？”周三道：“并非并非，孙直夫孙九大人他马上要来了，应酬我的台面，所以忙些儿。”陈大冷笑道：“你原来请这阔人，何苦？来只是捧热屁，老朋友就没有了。”周三道：“荒唐，荒唐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原谅些儿。”（活画，滑头喜惧交集。）陈大很不舒服，道：“阿金姐，亭子房间里空吗？给我端整一副烟盘，这样罢，我写一张条子，叫相帮的送到青莲阁去，烟缸、灯枪一起拿来，好好儿的过瘾哩。”阿金姐连忙答应，独怕衣袋里的两张要讨还，因此什么都肯。就是秋云的心，也只在陈大身上，想到这个陈大少，要算最阔了，那小皮包里头这么一千元钞票，三、四十张在里面，从来不曾做过这么有钱的客人，不知道方才的说话，是真是假。至于周三，本来不很合意的。往往头大尾巴尖，大话小结果，说得话靠不住。不过同阿金姐有甚纠葛罢哩，听说阿金姐的妹子，叫做小兰芬的，上一节嫁的一个候补道齐大人，家里很有钱，只消有人讨保，就肯借出钱来。那周三，迷住了阿金姐，问齐大人借了五千银子，阿金姐做的中保，我看阿金姐，将来不得了呢！正在那里呆想，听说陈大要亭子房间里去抽烟，便忙道：“空格空格。”一手牵了陈大，到亭子房间里来。周三正忙着，竟没知道。

且说那亭子房间，终是排的外国家伙，只见那跟局大姐阿四宝，横躺在外国床上，阿金姐诧异道：“耐躺来该搭，怪道堂唱居来子，影也勿见，阿好来浪嘎，陈大少，要来吸烟哉。”阿四宝没精打采的站起来，伸了一个腰，又向小房间里去了。阿金姐道：“俚勿知道，咦是啥格花头哉。”秋云道：“勿要说起，就是坎坎出格，格格歪头阿魏格堂唱，格格歪头阿魏，来浪台面浪，勿要俚格面孔，叫啥定规要问阿四宝，借十块洋钱，阿四宝除搭来十块洋钱嘎，牛结牯结，子半半失业。”（谐声半半失业，犹言好一回工夫也。）阿四宝说：“只有四块几角洋钱来里耐要末，拿子去倒惹格。”格格歪头阿魏

说：“耐说说末终是无拨洋钱，无拨洋钱，若使真格无拨洋钱末，耐该号花缎困身子，做俚做啥嘎，阿是勿要洋钱格，还是陆里个瘟生搭捎得来格，我也晓得耐咦有路道来浪哉。耐要搭我拆末，也好说格，你听听，是火得来，还有格阿四宝末，真真霉得来，直是赌神罚咒格说，勿有啥路道：格格困身子，格料作末，绸缎庄浪向赊来浪格，来浪生意浪末，勿得勿然绷格该点点面子，勿然末，客人睬看子，像啥嘎，终算长三浪格跟局阿姐，衣裳才着勿连牵，个是坍勿起该盘格台磁。而且先生格面子，也带壤哉，并勿是洋钱多来浪，要打扮嘎，格格歪头阿魏，实头是流氓哉！倒说洋钱勿有末，戒子借一借，一个勿留心，拔俚脱了一只金戒指去哉。格只戒子末，并勿是阿四宝格，原是沈大少格，俚睬搂白相啫，拿来戴来浪格，耐想沈大少咦勿是你格客人，原是客人格朋友磁，不过搂得惯哉。到底是客客气气格，倘忙沈大少，一时头里跑得来，要该只戒子末，拿啥物事还俚嘎，俚笃两家头，咦勿有啥花头格啫，可以硬吃下来嘎，阿四宝就为子，该格一件事体末，气煞来浪，格啫让俚歇歇罢。”阿金姐听了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阿四宝末，真真前世事哉，横竖也无啥说头格哉。”陈大道：“这个什么姓魏的，端的混帐的狠了，我抱不平，定规还要倒倒他的蛋哩！”

正说着，小大姐阿巧拿了一套很精致的烟具来，笑嘻嘻的道：“陈大少，该格物事，阿是耐格。”陈大道：“不错不错，是你去拿的吗？那边可有什么朋友吗？”阿巧道：“无拨啥人来浪，有一个来浪看书格，阿是耐格奶奶嘎？”陈大摇摇头道：“不是不是。”（谁耶一个闷葫芦几时打破。）说着又对秋云和阿金姐一本正经的说道：“我有一句话，你们不知道依得我呢，不依我？”秋云、阿金姐瞧着陈大说得郑重，异口同声的道：“耐陈大少爷吩咐倪，阿是有该格胆量，说勿依呢啥。”陈大道：“那孙直夫，也不过是个生意人罢哩，不过拍拍官场的马屁，捐了一个道衔，手面阔些。若讲到实际上头，只怕三四个孙直夫抵不到我一个陈少鹤，我也捐着郎中呢，官位上头也没甚高低。你瞧那周三，直捧得他这等地步，乱些什么来呀，我最讨厌的是这种样子，你我若是真的要去做，我横竖说过了，洋钱也收了，我就要争一口气哩，让他去吃这双台。秋云只陪着我，不许去应酬一下子的台面，假如周三不答应，充其量不过一个不开销罢哩，别的花样是没有的。我陈大少偿还你们，万一有甚花样闹出来，哪怕天大的事件，终是我陈大少包圆，就是了。不要说包你们这一遭儿，只要我陈大少欢喜，包你们一辈子，也稀松百懈的事。”阿金姐沉吟不语，秋云满口答应。（于斯足徵，秋云之能，在阿金姐之上。舍短用长，弃小取大，秋云往往有此盘算。）阿金姐见秋云答应，也就连连答应，（心领神会矣，两个狠人算计一个不经事的少年，少年安得不翻倒哉！）不但秋云不到大房间去走一趟，连阿金姐的影儿也没有了。

时孙九、王八同着七、八个都是商界上的阔人，不是什么买办，更不是什么总理。这时节的周子言周三脸上飞金，忙个不了，只不见秋云、阿金姐两个人，诧异道：“秋

云呢？”那些做手道：“来浪来哉，来浪来哉。”及至台面摆好，单待入座了，还没见秋云来应酬，并且阿金姐也不见。忽又想起陈少鹤陈大，哪里去了？敢是溜了吗？便又问道：“陈大少呢？”阿巧答道：“来浪亭子房间里抽鸦片烟磁。”王八接过来道：“可是陈少鹤吗？他如今是写意了。听说他老子死了，还没终七哩，小老婆弄了五、七个了，银子十来万丢了。”有位姓卞的，接过来道：“不要紧，我们中国人发财的机会到了，只在这几天就要发表了。”周三最是关心，忙道：“甚么机会呀？”那姓卞的说道：“这儿还不好说哩。”（我已明白了）周三把一个卞字吟哦了五七遍，也推测下来。苦的是，新朋友又是孙大人同来的，不好追问个明白，只得记着就是了。于是又对王八道：“你去对陈大说，要坐了，瘾也想过足了。”王八便跑到亭子房间去。一刹儿即便退出来，笑对周三道：“你自己去罢，那种把戏我都看不惯。”周三满心诧异，忙向亭子房间来。第二回毕。

第三回

老挡手苦口谏东家 小东家发标换挡手

却说，周子言周三听王文林王八说，里头亭子房间里，陈少鹤陈大不知做出哪么样的把戏来，满腹狐疑，忙跑进去瞧时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现象，就不过阿金姐同陈大对躺着，代烧鸦片烟。秋云偎着陈大，瞧阿金姐烧烟。陈大的一双手探在秋云怀里，三个儿鸦雀无声的，正在那里情到缠绵的得神。周三瞧着，这一气非同小可，我在这使钱充阔少，倒要你陈大第一遭跑来，无事端端的这样有趣。就是阿金姐，也老把势了，怎地做出这等不在行的举动来。（你才不在行呢？）重新一想，其中必有道理，而且陈大如今爷死了，正是我的济运到了，（奇极，别人死爷与足下的济运何干。）倒不好发作呢。（畅快之极，其实冥冥之中与王八报仇也。）只得捺着一口无穷的酸气，陪笑道：“陈老大，好得趣呀！台面已舒齐了，瘾过了没有呢？”陈大处之泰然道：“请自政吧，别冷待了一般阔人，我在这儿很舒服。”周三发了一怔道：“如此，秋云、阿金姐好好儿的伺候着陈大少吧。”陈大少说要怎样便怎样，别使陈大少不窝心。”说罢去了。秋云笑道：“阿要写意嘎。”阿金姐道：“本来耐搭俚，咦勿曾有啥相好，野吃勿来啥醋磁。但不过台面勿应酬，野有句闲话好说格，俚霉是霉极来浪哉。若是你肯开销呢，野瘟得勿是实梗来海哉。”

□□□□□□（此处删去 ~~漏~~ 字）

有话即长，无话即短，一回儿周三的台面已散。众人各自去讫，房间里只剩周三同王八两个儿，在那里抽烟。周三便把陈大的情形，细细说给王八知道，且问王八讨一个主意，怎样办理，王八摸拟了一回道：“这个须得让通盘筹算，断不可冒冒失失的，瞎弄一阵，只怕无益有害呢！横竖这倒不在乎，急急你说是也不是？”周三道：“不错不错，这种事体，最不好弄，终须得着见机，才不怕他溜了。我还请教你一件事体，如今我也仿着陈大的法儿，在新马路荣华里，第二弄第七家，门牌里‘行’字，第七百九十五号，租了一所双开间，一侧厢的房屋，通通排场舒齐了，头里原想挂一块公馆牌子，

仔细想想，却不妥当，譬如陈大取的‘青莲阁’三字，我想想也不妥当，明明是一个公司烟间的样子了，我想决计用公司两字，如今我事体也忙点，笔墨一道竟着实荒疏了，你给我想想看叫什么公司，才觉得合式。第一要气派阔大，又要现在时兴。”王八道：“就在嘴边的，你怎么想不着呢？爽爽快快地叫做‘实业公司’，岂不是现在最时兴的名目吗？”周三道：“好，好，果然好。但是实业两字，是总目呀，譬如关于实业，两字的分派，着实不少哩，房屋、地皮、森林、畜牧、路矿、邮传、电线、农植、制造，一古脑儿，哪一样不是实业呢？我这公司，却是哪一顶的实业呀？”王八笑道：“不是我气苦你，你究竟是个生意人，这种道儿，到底要让还我哩。你说的许多，什么制造、农植、畜牧、森林、房屋、地皮、路矿、邮传，这么一大堆，你可知道，邮传、路矿，虽则是实业里头支派，然而路矿、邮电，确是专门学，至于混而言之，说一句制造就是制造里头的分别，也不知道有若干。假如五金里头，就有钢、铅等类的别派，大而言之机器，小而言之针钉，哪一项不是有专门的科学哩！所以你说要分出派头来，是哪一门子的实业，也说不尽许多，只怕三天三夜，也说不明白，就是这几句关节，老实说，你我是知己朋友，所以说说罢了！并且你是个生意人，讨教了这许多关节，这许多学问，也没有用处，若是你是个留学生，或是个时务人员、报馆主笔、大宅幕宾，我也不肯轻易说呢。功名当富贵就不过这一点子，你还记得吗？那一年皇帝考经济特科，（皇帝考经济特科，这句话先不通了。）我是功名心很淡的人，你也该知道，我立品的高尚了，所以一有了皇帝考经济特科的消息，我就连夜写了论百封信，分投那外而督抚，内而尚侍发急地说道：‘多谢你们，千万不要拿我保奏，我是不高兴做这种样的营生的，情愿混在上海吃花酒，搵饼头的，若是定规要拿我保里头，情愿剪掉了辫子和尚，或者索性吃三钱生鸦片烟怨命的。’（乱话乱话，吾问你做了和尚，怨了命，还可以吃花酒，搵饼头吗？若然，只好找个徒弟来鬼开心，一笑。）那末一般督抚尚侍，王公大臣，大老先生，都说王某人，既然这等的发急，只索罢了，不要去难为他哩。但是这经济特科，除了王某人，竟没有合式的人可以保奏，于是便宜了一般新进未学，仅仅习得一点点皮毛，就滥竽充数了，虽然事体也很奇极，只怕皇帝也知道，这经济特科的合式人材，只有江南元和县秀才臣王文林，（无端的闹出一个臣字来，奇极奇极，笑煞笑煞。）怎地没有人保奏他呢？可一定徇了私弊了，何夸皇帝不能说，怎地你们不把王卿文林，（无端的，又闹出一个卿字来，真真奇极，活活笑煞。）保上来呢？若然，说了岂不是我走了皇帝的路子似的，也是私弊吗？但是没有王某人在里头，这考也没有味道了，所以后文也不起劲了，胡乱弄了一泡，就完结了。我老实同你说，那时际，虽则没有保，然而钱却弄了好一票，那般保经济特科的人，预备着要去考哩，苦的时务里头，一些名目也不知道，怎好去应考呢，只得来请教我，我就要二百块洋钱，教导他一个秘诀。”周三道：“嘎这也有秘诀的吗？怎样的一个秘诀呢？肯说给我听听吗？”王八道：“这秘诀也没有

许多的，就不过刚刚说的几句关子，并且还没有刚刚的几句仔细哩，你想要卖二百洋钱呢，只消这几句做在卷子里，主考官一看，岂不着眼，时务竟熟极而溜的了。”（真真乱话三千，几乎笑断肠子，只有王八会说。）周三笑道：“瞧你不到有这点子本事，一向失敬了。只道是一个秀才罢哩，有什么惊天动地。”王八道：“口轻唠唠，只不过一个秀才，可知道秀才有几等几格的秀才哩。秀才乃宰相之根苗，这么一想，这秀才两字，岂同儿戏嘎。”

说着，只听得自鸣钟上当当敲了两记，直跳起来道：“不得了，两记钟了，我不回去时，我那人（肉麻）坐着等的。今儿忽然这么暴冷起来了，要她等着，断非吾辈情种所认为。且回去了之后，她还不肯就睡哩，终要伏伺我吃了稀饭，装一顿烟，剥了莲子，炖好在鸡鸣壶上，预备着明儿早上在被窝里吃的点心。这时候了，我要先走了，不候你了。”周三听了，心里暗笑，只怕请你看头发团吧。但是我这里住着也没味，秋云呢，我本来不欢喜她，端的胃口忒大了，老实说有点不敢请教。（什么胃口，倒要请教。）倒是那阿金姐，文文静静，谈谈说说，缠她一夜委实有些趣味。作怪地也窝盘着少鹤，影儿都不见了。再求其次，就是那阿巧，这小货今年不过十五岁，却痴不痴，颠不颠也，有些儿玩意，怎地也不见了，难道陈大身上有糖吗？（不是有糖，却是有钱，老兄误会了。）如此看来，今的两台酒，吃得没交代了，也要怪我自己不好，请什么陈少鹤嘎。少鹤爷死之后，我不会同他同过台面，无端的请他来，请出这个现象来了。横竖有两层警解，一层是，陈少鹤你尽管儿高乐我的相好吧，不怕你不翻倒在我手掌之中。（少鹤休矣，滥污婊子、骚大姐的两路敌兵已难招架，何况添出路活策朋友来，吾顾一般子弟省省。）一层是，稀罕秋云这浪蹄子吗？我有黑牡丹呢！到底是好人家妇女，比不得婊子只顾着钱，一点儿没有真情。（黑牡丹这种好人家妇女，其实与婊子只差一间耳。）想罢，便道：“我也走了。”王八道：“不必吧，终有个人来应酬一下子的哩，极而言之，阿巧终逃不了的，到底双台嘎，岂同儿戏嘎，难道阿巧也不给你乐一乐吗？只怕理上讲不去呢！”周三摇摇头道：“到底要望个空的了，（可怜）你瞧时际就明白了，两点钟，打烊也打过去了，你看对面房间里的火光呢，不是洋油灯都息了，床前梳妆台上的长颈油盏点着了，明明是睡了，对过也有住夜客人呢！”王八也明知头路不像了，倒有点替周三忿忿不平。（真真瞎起劲了，不要瞎起劲，足下的宠姬保得牢些就是了，你真梦里，周子翁正待吃了对门，谢隔壁哩！）道：“这算哪里来的款样嘎，真是新发明，特别改良了。”周三道：“别说了，走吧走吧。”真走到扶梯边，方始得阿巧在小房间里，抢步出来道：“周三少，勿要去哉磁，走好了，明朝来，对勿住。”（第一句 第二句，如何接得上，真所谓应酬门面了。）周三也一声儿不言语，只管走了。

且把周三次日约着黑牡丹，三星里借房子，小花园吃茶的一节事，搁一搁起。且说阿巧假意儿送了周三一步，回到亭子房间，格格地笑了一阵，阿金姐道：“陈大少，大

房间里去安置吧。”陈大伸了一个呵欠。（传神之笔。）道：“我还是这儿吧，老实说我是睡到点火，才得起身呢，大房里睡着，不便很的。”阿金姐笑道：“陈大少末，勿知道咦说到子陆搭去哉，倪先生做子耐陈大少末，还要接啥别户客人呢，耐着来浪末哉，明朝子倘忙有户把打茶会格客人来末，倪定规回报俚笃，房间勿空，只消瞎说一声，归搭去借借房间末，客人睬自然走哉。房间无借处末，勿走也只好走哉磁，阿对佬，陈大少。”陈大一听了这又香又甜的话，松爽非凡，于是接连住了三日，休说大门没有出来一步，连着亭子房间的门槛，竟没跨了一跨。那陈大，当日来到秋云家的时际，秋云偷瞧那小皮包里头，一千元的钞票直有好几十张，这却秋云看错的，却没这么多，一古脑儿五千几百元，钞票是有的，去了整票的二千元，还有三千几百元，不知不觉三天之内，都说姓了谢了，姓陈的竟然身无半文了。至于八八双台，到底吃吗？你去想想吧，陈大也没工夫喝这酒，阿金姐也断断没有这等的呆，这门上应酬过的呢，谁不知道喝酒原不过图个面子罢哩，论不定倒要贴掉两个，赚钱一说，却是六合之外，存而不论的道路，可想阿金姐，愿意真的要陈大喝这个八八双台吗？而且上海嫖界，虽然千奇百怪的花样，却很多，阔的也很有，其实不会听说有甚阔客，吃个八八双台，一口气吃了一百二十八台酒，就是这八八双台的名目，也只在《商界现形记》里头，却没听到有这名目呢。

闲话休题，且说陈少鹤陈大，好算得曾经沧海，嫖出精来的一个人，然而却没曾遇到碧玉楼谢秋云，这么着的奇形怪状，却有一种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的浓情密趣。且住，谢秋云真的有这情趣吗？非也非也，淫而已矣，浪而已矣。须知谢秋云原是宁波人，至于宁波妇人的一路状态，可想而知了。陈大原是个何等样人，真所谓人以类聚，物以群分。所以陈大直把这谢秋云，当做天仙化人似的，秋云也一心一意的要嫁这陈大了，陈大也一心一意的要娶这秋云了。若是嫁不成，情愿三钱鸦片烟吃了怨命，陈大听了心都碎了，若说娶不成，情愿把八千根烦恼丝剪了做和尚去。秋云听了暗暗欢喜，上当了，上当了。（一般嫖界霸王，省省少年子弟听听。）于是议定章程，五千元洋钱的身价，立刻退下牌子，发表嫁人之事。陈大自作主张，不舍得以秋云为小老婆视之，一样的凤冠霞帔，红灯花轿，鼓吹清音，迎归府第。

商议已定，喜勿勿的跑到自己的钱铺里去拿洋钱。那钱铺，却在大马路后面，一条街叫什么前马路，那前马路，原在大马路之后，不叫他后马路，反而叫做前马路，你想诧异吗？还不知做书的笔误呢，还是马路名儿叫别？这个很可以不必去研究他。（笔尖有鬼。）只管说前马路五福里的崇茂钱铺，确是陈少鹤陈大的老子，全分东家。那挡手姓方，名儿叫做端伯，浙东绍兴府馀姚县人，年纪老了，今天恰恰七十岁，是个古板非常的人。陈大直冲进去，只嚷道：“拿拿拿，拿万把洋钱来，要用，要用，钞票，钞票，钞票，拿拿拿来。”（活跳出来，画也画不出。）这时际老挡手方端伯，恰整靠着藤

椅上，架起了黄铜边大圆凸光眼镜，嘴里衔着一根三尺六寸长，毛筋大葫芦头的粗大烟杆，一手擎起一张新闻报，正看得高兴。只听大嚷大叫，便把那新闻报朝着身上一掩，从把眼镜一抬，拿眼一膘，认一认仔细，（活画出一位老者，描神描神。）却是小东家陈少鹤，便把身体浮了一浮，（有规矩有身份）陈大也不待端伯开口，已一迭连声的嚷着，洋钱、钞票、洋钱、钞票。端伯便把新闻报放过去一边，道：“东家又有什么用度了，但是这几天银根奇紧非凡，哪里有这许多钞票搁着呢？若是有的却有正经用度呢，也须得关照跑钱行伙计，明儿钱行里去拆呢，然而须看光景哩，拆的到，拆不到，也决不来的。知道东家有什么用度呀？”陈大听了，呆了一呆道：“立刻要用的洋钱，哪里等得及明儿嘎。这几块洋钱，竟一时头里拿不出来，还算得老牌子汇丰大钱铺吗？”端伯便道：“嘎嘎嘎，只要几块洋钱，是有的，有的。钞票也有，现洋也有，不要说这几块洋钱，就是一百、二百也有也有。”陈大一跺脚道：“瞎缠了，瞎缠了，几块洋钱谁要哇，难道我几块洋钱，直要这儿来拿，至不可少，今儿要八千洋钱。少了一个，我却坍台不起，名誉要紧，现存着呢，果然最好。假如不的，要马上给我设法得来的，断乎等不到明儿。”端伯瞥了陈大一瞥道：“也没有这样紧促的事，倒是数目越大越好缓缓儿的，到底什么用度呀？”

陈大便坐下来道：“你不知道我的急于要这一笔钱，却是得着了一件异宝。”（不是异宝，乃是活宝，归根结蒂是现世宝。）端伯笑道：“直是异宝哩。”陈大道：“听我说呢，君玉坊第五家，有位美人。”（美人，可发一噱。）端伯呵呵的笑道：“明白了，明白了，直是异宝哩，美人哩，综而言之，一个婊子罢哩。”陈大跺脚道：“噯！如今是东家娘娘，老班娘娘，陈府上的大奶奶，陈少鹤大爷的少夫人，还作兴说是婊子吗？”（一串铃，栩栩欲活。）端伯冷笑一声，陈大也不理会，只顾说道：“那美人叫做谢秋云，年纪比我少六岁（星命家必曰六冲，其婚不合。）刚好二九年华，一十八岁。（说得神来。陈大今年二十四岁了，却是年方花信。）原是贵同乡呀！（得神）这真叫做天缘了，我同他，本是暮不相识的，就是做掮客的周子言周老三，（他原来是掮客，坎坎明白，所以说他的生意忒多了，指不定是何行业。）他做的相好。那一天周三请客，同我相遇了，说来真真稀奇，也算得于今二十世纪，堂子界上的一段风流话哩，（羞煞丑煞，还给我少说几句吧。）倒说一见了我，便把周三，抛入东洋大海去了，我却也没有叫他一个局，吃一台酒，拼一场和，花一文钱，就此同我落了。”端伯道：“慢来慢来，我是嫖界上的头等外行，怎样叫做就此同你落了，落些什么来呀？”陈大只顾说道：“周三在大房间里喝酒，我就在亭子里落了又落了。”端伯道：“我越听越糊涂了，到底落的雨呢，还是落的是雪，或者是冰雹？”（妙谈，无此言，不可无此文，滑稽无比。）陈大笑道：“你又缠了，落什么相好嘎！”端伯道：“相好竟相好了，有什么落而不落的，这种怪谈，既然把这相好的情分的趣味落掉了，那就不情了没趣了。”（妙解，未经人道，虽曰滑稽，殊含

至理。)陈大笑道：“这是明明是你同我打趣了，不要胡闹，听我说正经吧。(的是正经。)你想堂子里，岂有这样的奇事呢，真是佳人遇才子，才子遇佳人，方才这样的风流韵事。我平生从不会遇到这样的多情多义的美满姻缘。(送着三个这样，传神阿堵。)于是就在那一天起，一住直住到这时儿，坎坎从她那里出来，一直到这里来，如今已说定了，她一嫁我，我一准娶她，她也并不要我的身价银子，不过她身上的这点点亏空，同她弥补了就是了。你想正正经经的娶亲，还要给几百块洋钱茶礼呢！这么一想，她茶礼都不收，岂不是益发的客气了吗？她的身份也益发的高贵了，我那老婆，当初娶她的时节，却花着一千元洋钱茶礼。你须明白，名式叫做茶礼，其实是同买丫头买小老婆的身价，有什么两样，所以我乾纲独断，自做主张，把大奶奶的位份降革下来，把秋云推升上去，这便是如今新学家所谓特别改良。你年纪也高了，见识想来也广些，我这算计佩服吗？”端伯听着，只是摇头，攒眉蹙足。陈大又道：“可是这几块洋钱，极要紧的用途吗？”端伯长叹一声道：“……”第三回毕。